

新时代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探微

本期新时代儿童文学主题创作探微栏目发表两篇文章。黄晨屿讨论主题类少儿小说创作中人物塑造常常出现的“命题先行”与“命运缺位”现象。这也牵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老话题，即主题创作如何避免人物形象成为主题传达的僵硬工具和标签。文章结合近些年来主题创作的不同作品，分析如何让“人物形象及其成长、命运，成为主题表达的文学依托和路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

方卫平则以一篇战争背景题材的短篇小说为例，分析作者独辟蹊径、举重若轻的文学切入和表达。这样的例子，对于我们思考当下儿童文学主题创作面对的问题，比如“如何艺术地表现战争背景下人物独特的际遇与个性，如何让渐渐远去的战争故事与今天孩子的经验相贯通”等，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编者



## “命题”如何成为人物的“命运”？

□黄晨屿

在当前少儿主题类小说创作中，比题材选择更值得深入探讨的，或许是作家在创作中，能否将观念化的“主题”，真正转化为小说形象内在的、充满张力的人物“命运”。唯有完成这一关键性转化，作品才能在读者心中扎根，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纵观当下主题类少儿小说创作，人物塑造常常出现“命题先行”与“命运缺位”的现象，并且二者总是纠缠出现。前者是指作者预设了一个既定的主题，为了表现这个主题而为人物设置了一系列情节，这些情节可能相对生硬，主人公成了类似“工具人”的存在。譬如，在一部聚焦阿茨海默病议题的少年小说中，主角被塑造为近乎全能的“完美女孩”，她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多位银发老人之间，面对种种困境皆能“过关难过关难过”。这种超越年龄与现实的能力，弱化了现实的复杂性，削弱了故事应有的真实感与穿透力。另一种常见的现象是“命运缺位”，即人物自始至终完美无瑕，如同一尊“水晶像”。他们自幼胸怀大志，成长路径呈单向的“升华”轨迹。这类人物在抗战题材的少年小说中时常出现。正如刘绪源先生所言：“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的战争儿童文学是描写孩子的战争，把孩子推到战争的中心，成为战争的焦点，使孩子成为决定胜负的英雄，这样的作品往往不是从生活出发，不是从孩子出发，不是从现实主义出发，而是从观念出发，缺少真实性和说服力，无法感动读者。”

导致上述创作困境的原因是，部分创作者将“主题”表达误认为是需要演绎的结论，而非主人公真正需要经历的成长故事。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就像“演绎法”和“归纳法”，前者是从一个或多个普遍性的前提，推导出一个个个性结论；后者则是从一系列个别的、具体的观察或事实中，总结出一般性规律或原理。就儿童小说而言，显然后者更具独特性、不确定性、生长性、真实性因而更具打动人心的潜质。为了突破这种困局，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需要找到小说人物“个体意志”与“时代洪流”的对接点，即不是让人物去说明主题，而是令人物形象及其成长、命运，成为主题表达的文学依托和路径。

首先，深入人心的小说人物，通常需要一个“渺小”的情感起点。作者需要用细腻的笔触为人物的“崇高”和成长弧光找到一个不太起眼，甚至偏于私密的情感支点，这个支点常常不是“文化遗产”“报效祖国”之类，可能仅仅是为了“完成一次游戏”“兑现对他人的承诺”或“找回失落的亲情”等。这个私人愿望与宏大目标之间，应构成一种或协同或冲突的张力关系，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经典作品《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尼尔斯在被精灵变成小人后，一心不想回到家中被父母瞧见自己这副落魄模样，才决定跟随家鹅莫顿与雁群一起去旅行。正是这孩子气般的赌气行为为他后续的视野开拓、性格转变提供了可能。再如，曾志宏的短篇小说《屠顶有大戏》起笔于安安好想拥有一只流光溢彩的剪瓷鸟，后续这只鸟竟意外成了维系海峡两岸亲情的关键纽带，同时也牵引出了闽南非遗剪瓷艺术。这种将宏大命题锚定在孩童能切身感知的微小情感上的“小大之辨”，正是让角色立起来、走进读者内心的开端。

谈人物就不能只谈人物。除人物之外，小说的三要素还有“环

境”和“情节”，三者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我们常说，“环境塑造人”或“人是环境的产物”，因此情境的具体化在主题类儿童小说的创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人物成长的肥沃土壤，是其完成“个体意志”与“时代洪流”对接的必要条件。而对读者而言，他们也需要以文学语言为基底构筑的一个可感、可知、可置身其中的情境世界。

在《少年的荣耀》中，作者李东华并未直接描绘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将时代洪流具象化为主人公沙良被迫离开的故乡风物与自然险阻。开篇，日寇入侵的危机，是通过“因无法打雪仗而显得来得不及时的雪”“从阻挡和诱惑变成囚禁牢房的城镇围墙”等具体的环境描写来传达的。在这里，战争剥夺的是孩子具体的、感官的快乐。再如在《雪山上的达娃》中，作者袁山山借小狗狗达娃之口道出了特殊的环境：“天地怎么变了？四周都是光秃秃的山，树也没有了，花也没有了，河水也没有了。迎面刮来好冷好冷的风，每缕风都像铁刷子，让我的毛都耷起来了。”此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一位严酷的角色”。在海拔4500米的哨所驻地，空气稀薄，严寒彻骨，达娃和黄月亮等战士在狂暴风雪中一起应对极端恶劣的高原环境，共同守卫国土，小说也由此被赋予了具体而庄严的情感重量。

为实现类似的有质感的表达，作者需要扎根于真实可感的经验土壤。这份细节的真实，或源于作者自身的成长记忆，或依赖于严谨的实地考察与案头准备。写作者要突破书斋想象，从沸腾的现实生活中汲取细节、捕捉脉动，从而在展现“故事”的同时，确保文本肌理的鲜活与丰满。

此外，还需要关注“冲突的合理化”，这是人物完成成长蜕变的“催化剂”。在主题类儿童小说中，冲突的设置绝非为了制造廉价的戏剧效果，而是人物成长中必不可少的锻造之火。一个合理的冲突，意味着它必须深深植根于人物的生存环境、性格特点与时代背景，使其后续的挣扎、选择与蜕变，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唯其如此，人物的成长才具有真实可信的感染力。如在刘华的小说《苹果花开》中，“中不溜儿”的高青阳自卑又敏感，他在和高雄打闹时，不慎撞倒了桂婆婆，致使其中风，高家因此承担巨额赔偿，父子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裂痕……这一系列冲突既来源于现实原型，在作品中又直接推动了主人公离家故事的发展。作者以如此巧妙地将教育压力、人际矛盾、心理健康和情商、逆商教育等，融入少年与花儿的映照成长，既有主题高度，又有社会深度和情感温度。

或许，在面对“命题”时，作者需要先问自己：“如果卸下所有命题元素，我的主人公内心最炽热、最疼痛的那个‘点’是什么？”在选题论证时，策划者和编辑除了着眼于“意义重大”，更需要从中提取出那个能让人物置身其中的、充满情感细节和伦理困境的“成长空间”，从而让“命题”成为人物无可遁逃的“命运”。我想，最理想的“主题创作”，其最终效果恰是“去主题化”的。能在小读者心目中留下印记的不是主题概念，而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命运；触动人心的不是谆谆教诲，而是人类在特定情境中共通的情感与尊严。

(作者系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

在近年来的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与出版中，战争题材是一个重要的领域。202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方面的创作和出版更见用心和频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抗日战争题材“在当代儿童文学中的书写、表现还有很大的发掘和探索空间”。譬如，如何艺术地表现战争背景下人物独特的际遇与个性，如何让渐渐远去的战争故事与今天孩子的经验相贯通？这里，我想结合苏联作家尤·雅科甫列夫的短篇小说《遗物》来谈一点看法。

学校准备建一座卫国战争纪念馆，几个孩子便到民间去寻找战争的遗物。他们来到小男孩列尼亚的邻居娜斯塔莎大娘家。作者寥寥数笔，写出了每个孩子特点，或害羞，或老练；或生疏，或亲近。小说由此进入了绵密、传神、动人的叙述。大娘问什么是遗物？一个质朴的乡村大娘，不知道遗物是什么：“要旧报纸，是吗？”这个细节符合人物的特点。孩子们急切地回答，“我们要的是卫国战争那阵子的遗物。”比如刺刀，钢盔，被子弹打穿的红军手册，或是一顶镶着红星的船形帽。大娘说没有，倒是有一封当年丈夫彼得·华西里耶维奇从前线寄回来的信。满怀期待的孩子们在失望之余，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既然没有他们期望的战争遗物，他们首先关心的是，信里有没有照片，有没有信封和邮票；她丈夫是不是战斗英雄。对孩子们来说，既然是一封战地家书，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些可能的英雄叙事。可是，读了信，孩子们却认为，“尽讲些什么烟叶呀，包脚布呀。可誓言却没有写。”“什么誓言？”娜斯塔莎大感不解地问。“我们死也不后退一步。”领头的孩子说。“他不想死哩。”大娘说。这句话可以说是作品中的神来之笔。

孩子们走了。大娘拿着信，陷入往事回忆。这封信作为“遗物”，是作品中非常好的构思和设计。

首先，一封战地家书，表现了一个在前线战壕里的普通士兵对生活、生命、亲人的热爱。丈夫彼得在信中抱怨战时烟叶质量很差，慌里慌张那那备用脚布给弄丢了，双脚都冻僵了；现在主要是挖战壕，在挖出的壕沟里闻到家乡的泥土气息；不知道我们还得打多少仗……还有对家乡对亲人邻里的思念。这些生活细节和思绪，属于一个普通士兵的战场经历和经历，我们从其中触摸到了一个热爱生命、家乡、亲人的战士的生活、情感世界。现在，他和他的战友们就在最前线！

其次，这封信成为全村妇女们在战争期间收到的唯一一封信，它也是全村妇女们战时思念丈夫、亲人，坚持生产的精神寄托和力量来源。

信从前线寄到她手中那阵，全村农妇没有一个不羨

## 远去的战争怎样抵达今日的读者

□方卫平

慕她的。因为那段时间就她一个人收到一封从前线寄回的信。农妇们等倦了，等疯了。有一天，她们把瘸腿邮递员给揍了个七死八活。“你这瘸鬼，不给我们送信来！”很长一个时期，全村就只有一封从前线寄回来的信——娜斯塔莎的信。

这封信不仅给娜斯塔莎带来慰藉，当村里的妇女们思念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的时候，就来敲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封信？“这封信就像是写给大家的，是属于整个村子的”。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它温暖、安慰、鼓励了很多前线战士的家人。瘸腿邮递员让她失望、被揍打的细节，反衬了战时“家书抵万金”的不易和珍贵，也透着人间的、生活的气息，还有妇女们的渴望，以及或率真或粗犷或火爆的性格。

再次，作品中的彼得是一个普通而热爱生活、惦念着亲人的战士——正是这样一位战士，牺牲在了卫国战争的最前线。

小说中似乎不经意地交代了一笔，妇女们常常一起念着这封信，又哭又笑，相互安慰着，“这样的念叨念叨了很久很久，连个别村庄的农妇们也来听娜斯塔莎读信。其实，这时她的丈夫彼得·华西里耶维奇已不在人世……”作品并没有塑造一个我们习见的英雄，可是，就是这个“不想死”、不会说“我死也不后退一步”、如此热爱生活的寻常士兵，在保卫祖国的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最后，作品中孩子们对这封信前后态度的悄然变化，来含蓄地表达小说的启悟意味和主题。

小说结尾，那三个孩子又回来了。“院门‘啾呀’一声响，娜斯塔莎大娘看见三个身影向她走近，这是孩子们转回来取这封战士的信了。”显然，孩子们回来取信的交代是必要的。而关于这封信，关于什么是遗物，什么是英雄，孩子们是不是领悟到了什么，作品结尾并没有明确的交代。这样的处理，给读者留下了足可回味、思考的空间。这是恰到好处，也是更高明、更智慧的艺术处理。

小说《遗物》没有正面描写战争，而是蹊径独辟、举重若轻，通过独特的“遗物”——一封战地家书的回忆视角，以一位平凡战士的战地生活和情感为故事核心，表现对战争、对生活、对普通人、对英雄的理解，对战争与个体生命、家国的关系以及牺牲与奉献的思考和还原。这样独到、精巧的构思和切入，显然比一些因袭的、套路化的“英雄”叙事要更深刻，更打动我们。这样的文学表现、思考和笔墨，也使这篇看似情节简单的儿童小说，有了自己的文学格局、情味和气息。

这也是这篇小说给今天的主题创作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作者系鲁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 以多彩之笔书写新疆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

□王欢



## 现实主义创作笔谈

尔勒和汉族男孩广明之间的友情，展现了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深层意蕴。这些作品从不同面向拓展了儿童文学的表现疆域，既真实反映了新时代新疆少年儿童的生存境遇与精神向往，也艺术性地记录了边疆地区在民族团结、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进程中取得的显著成就。

## 潜入日常生活，塑造典型形象，描摹少年儿童的真实成长

新世纪以来，新疆题材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在叙事层面展现出由表及里的审美转向——不再停留于对生活表层的摹写，而是深入边疆日常肌理之中，在真实而饱满的生活细节中勾勒出少年儿童丰富而立体的成长轨迹。《一瓶沙子》中，爸爸抱怨一场沙尘暴后“杏子还没来得及开花就被风给吹落了”，爷爷嘱咐爸爸“不要让霜把葡萄冻坏了”，这些不仅仅是普通的对话，而是将维吾尔族与土地、自然共生的生存智慧与文化心理，凝练于家庭日常言语之中，展现出民族情感的自然流淌。我在小说《豆蔻花苞满枝丫》(2017年)中，将军训、值周、黑板报、运动会等校园日常纳入叙事，通过校园叙事展现当代中学生丰富而复杂的情感世界，体现出“共同童年经验”的力量。可见，新疆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正逐步构建起一种以细节为支撑、以真实为品格、以民族为底色、以成长为内核的美学范式，在微小处见宏大，在日常中显深远，从而实现了对边疆儿童生命图景的深度描摹。

作家们不再满足于类型化的形象勾勒，而是致力于塑造有血有肉、立体饱满的儿童角色，通过精准而富有层次的内心描写，展现成长过程中复杂微妙的情感流动与精神轨迹。在小说《琢玉》中，塔吉克族少年马布第一次离开大山到北京学

习木雕时所产生的新奇、不解、纠结、犹豫等心理活动，让这个少年形象栩栩如生地站立起来。报告文学《雏鹰飞过帕米尔》中的每个孩子都是鲜灵且富有个性的，拥有天籁般嗓音，曾去香港演出却最终放弃音乐梦想的香港·库里；走出了大山，酷爱画画，想以玉雕为生的马克布夏；拥有明媚笑容而又略带精明的眉石上的广告少女苏菲亚……这些群像的生动塑造使作品在纪实性基础上获得了丰厚的人文内涵。这些作品共同表明，新疆题材现实主义儿童文学正通过“心理真实”的美学追求，构建起兼具地域特质与普遍意义的童年书写范式，在典型形象与个体生命体验的交织中，实现对儿童精神世界的纵深理解。

## 切近人文地理，展现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

新世纪以来，新疆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自觉与文化主体性。作家们以新疆独特的人文地理与多民族共生现实为叙事基底，既是对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艺术呈现，也体现出深层的文化认同与美学自信。陈诗哥作为参与“文化润疆”工程的广东援疆作家，四次深入新疆南北进行田野调查，最终以“童话现实主义”的理念，打破主题创作的窠臼，以极高的创新意识推出了长篇童话《童话边城》(2024年)。作品以一头熊的游历为线索，借助“熊到来又离开的那天”这一时间意象，勾勒出边境小城布尔津的风土人情。作者巧妙运用拟人手法，将新疆多民族杂居共生的现实图景投射于动物群像之中：卖酸奶疙瘩的早獭、贩虫草的豺狗、喝酒的骆驼、做切糕的紫貂奶奶……这些形象既充满童趣，又自然融入了民族习俗与文化符号。

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与“文化润疆”工程的持续推进，新疆题材儿童文学明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产出了一大批独具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既扎根于新疆多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又积极呼应新时代儿童精神成长的现实需求，在题材开拓、形象塑造、细节叙事、文化表达等方面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艺术创新。

## 紧扣时代脉搏，关注少年儿童的精神需求

新世纪以来，新疆题材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以深切的人文关怀照亮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真实而多维地呈现了边疆地区各族儿童的现实生活图景与崭新的精神风貌。赵青阳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的父亲拉齐尼》(2022)以真实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为救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及其一家三代为国守边的感人故事，弘扬了尽职尽责

责、甘于奉献的红色家风。帕尔哈提·卡孜木的小说《一瓶沙子》(2013年)叙写了维吾尔族少年西尔艾力只身来到上海求学时携带了一瓶家乡的沙子，细腻刻画了少数民族少年儿童在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过程中的情感依恋，呈现了乡愁与成长之间的张力。作家毕然历经十余年深入帕米尔高原进行田野调查，创作出一系列聚焦塔吉克族儿童生活的作品，小说《琢玉》(2024年)记述了塔吉克少年马布在支教老师的引导下走出大山、外出求学、学成归来、反哺家乡的成长轨迹；小说《雏鹰合唱团》(2024年)讲述了一群塔吉克族儿童在支教老师的音乐启蒙下踏上更大舞台的故事；报告文学《雏鹰飞过帕米尔》(2020年)则以群像书写的方式，展现了塔吉克少年通过文化交流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历程。这一系列作品共同构成了观察边疆教育发展及展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文本。此外，刘慧敏的童话《镶金边的女孩》(2019年)借助童话形态探讨了母女关系、望女成凤、同伴交往、青春期叛逆等一系列成长中的现实问题。天野的小说《奔跑的冬不拉》(2024年)以哈萨克族小男孩叶